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梦碧簪石言

顾燮光 撰 王其祯 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

FF75/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碧簪石言/顾燮光撰; 王其祯校点.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传统文化书系)

ISBN 7-5382-5914-7

I. 梦… II. ①顾… ②王… III. 金石学-研究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751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编辑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1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9.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说明

清末民初是碑刻学发展的繁盛时期，碑刻墓志日出不尽，金石学家比肩相望，著述丰富，不胜枚举。顾燮光和他的著作《梦碧簪石言》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顾燮光(1875—1949)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字鼎梅，一字襟耀，斋号梦碧簪、非儒非侠斋、金佳石好楼、遯世无闷楼。清光绪年间考取贡生，与其同乡河北道尹范寿铭为同年。1914年顾燮光受聘于范氏，耗时八载，主持编纂了《河朔古迹志》八十卷，《梦碧簪石言》一书就是在此期间撰成并刊印的。顾氏性颇嗜古，笃好金石，长期在河南、陕西一带进行古物调查，足迹所到，致力精勤，搜讨颇富，亦善书法，尤长汉隶，与当时金石学家缪荃孙、罗振玉、叶昌炽、马衡、吴士鉴等为金石知己。叶昌炽且称其“合徐霞客、陈簠斋为一入”。顾氏一生撰述甚丰，除《梦碧簪石言》外，还有《汉刘熊碑考》、《河朔访古新录》、《河朔金石目》、《两浙金石别录》、《襟堪墨话》、《古志汇目》、《非儒非侠斋诗文集》等。

《梦碧簪石言》分为六卷，共八十四则，略仿叶昌炽《语石》框架，分类讲述，多为当时新出碑刻与新资料。卷一碑刻类十九则，以时代为序讲述汉代至明代碑刻十九种；卷二墓志类十五则，以时代为序讲述汉代至宋代墓志十五种；卷三造像法帖类八则，讲述魏、梁、周造像与《兰亭》、《汝帖》等；卷四区域类十一则，分别介绍十一处碑志、造像集中地和收藏地；卷五金石家类十则，分别介绍十位当时富收藏、精考据的金石学家；卷六金石书类二十一则，分别介绍较有影响的金石学著作。其体例系统而有条理，文字也雅致而有趣味，广搜佚闻，别开生面，间有考

订,发潜阐幽,堪称“《语石》之外,又树一帜”。

《梦碧簃石言》1918年由大业石印局印行,次年增订再版,1925年,顾氏认为石印本是“当年信笔记载,体例间有参差,兹特重加修正,析为碑刻、墓志、造像法帖、区域、人物、著作各类,搜集群籍,约增二万余言”(自序),以仿宋铅字排印。此次校点即以铅印本为底本,以石印再版本为对校本。原书引文中有避清讳的字予以回改,底本有错字、脱字则出校记而不改动原文,凡碑刻名称,一律加书名号,以便读者阅读。原书总目与正文标题并不尽同,“像”与“象”通用,保留原貌,不加更改。

本书由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室王其祯校点整理并撰写说明。

叙

学必求诸古。简策以外，足以窥古人之陈迹者，无过金石。有清以来，金石学家后先相望，然金石日出而不尽，则为学亦孳乳而益繁。惟取宏而见广，择精而语详，乃可以治金石之学。顾子襟癯致力于此有年矣，其学泛滥闳肆，博闻强识，而必征诸实验。当其襦被裹粮，访碑独往，荒墟废刹，深菁断崖，足音趑然，万籁岑寂，攀扪摩挲，穷日后已。及其陈书兀坐，寝食都废，左槧右铅，手自校录，往往更漏既尽，一镫荧荧，犹达户外。呜乎！其勤而专且精若此，则其学之过人也固宜。癸卯之岁，余与襟癯相见于汴中，时襟癯方壮，已尽历关中、江右之胜。每语古人名迹所在，与夫残石断碣，探访之所得，轩然抵掌而不知倦。及观其记录文字，则关于吉金乐石，所见所闻，一鳞一爪，而无不备载焉。余方从簿书之役，未遑事此，心窃伟之。今忽忽十余稔，而襟癯意气犹昔，其裒录又日益富，殆所谓取宏见广、择精语详者，是乌可以无传。襟癯因就所录，厘为若干卷，而名之曰《石言》。传云：“石不能言，或凭焉。”夫所凭者，岂有他哉？以襟癯之勤而专且精，以著之于文字而永其传，是即其所凭者与！

岁在疆圉大荒落律中黄钟之月绍兴范寿铭谨叙

评 语

仁和吴昌绶印臣

承示顾君鼎梅所印《石言》二册，翻阅数日，遂为友人携去。道尽文敝，赏音不孤，良可慰幸。顾君此编，乃随所见略为纪载，非著述成书可比，读者宜知此意。近代言金石者颇不乏人，愚意总嫌骨董气太重。前贤动以证经补史作大题目，其实搜残剔剩，所得几何？不若质言文章之美，书迹之工，与夫图画艺术之精异，较有真际。再进言之，直是吾侪之嗜好已耳。以嗜好之专，自成为一种学问，眼福远胜古人。及今著录，适当时会，比来摸金发邱，愈无底止。尝叹其能陋古于国外，不能韞古于地中。大河以北，六朝都会之区，佛无所倚，魂无所栖，骨董家造孽至此，嗜好家亦有以导之。诚得大雅闲达，于搜考之中寓保存之意，厥功不甚伟哉！顾君此编，其可贵尤在此。窃谓专收新出诸碑刻，略如笔记体裁，而以他人释跋下一格备录于后，积稿既富，蔚成闳著。其泛论前人金石学者，李金澍、陆刚甫已有专书，依以续编，亦不朽之业，但不宜孱杂一处耳。昌绶久病荒冗，旧义散弃略尽。廿馀年前，亡友王扞郑仁俊欲补《金石萃编》，弟告以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办，不若专就荟聚一处之碑，如龙门造象、郑氏摩崖之类。详为考释，做成一种是一种，杨星翁亦如吾言。亦可单行。王君依我说，颇有成稿，惜早逝矣。今昌绶所望于顾先生亦如是。既在河南，即专就新出前人未见各种，一一著录。大约乾嘉以来金石书，独魏稼孙《绩语堂碑录》最为精细，因一人所作，不

限时日，甚且屡易其写稿，惜未全刻，有稿本多册，手摹碑文至确，他书不及。在艺风老人处，实非常可爱也。魏氏如不早死，有财力，则此书殆空前绝后矣。作此等书，第一讲义例，勿空费日力。纪载欲详，考据不必太繁。又近代所出，有怪怪奇奇者，愚见只可另为一卷，不必属人，总以正当碑版为重。曾见顾先生藏《元宝建志》，深佩鉴别得当。此志兼载姊妹一例，他石究曾见之否？诸公精勤，实为畏友，敢贡鄙怀，乡里同志或不以为迂。如致顾君函时，乞采录一二转达，为叩碌碌，语无检择，未能罄所欲言，公当有以教之。

江阴缪荃孙筱珊

《石言》读两过，知收藏考据为兰泉派之不乏其人，喜吾道之不孤，明人碑亦应收入。荃衰年薄力，不敢发此宏愿耳。

上虞罗振玉叔言

大著《石言》之赐已敬读一过，甚有功于艺林，望一续再续，以颁海内也。

秀水金蓉镜句丞

承寄《石言》二册，翻读一过，足为此学津梁。改革以来，尚能为此寂寞之事，与乾嘉诸老不同，与端午桥、吴仲恽又不同，彼则侈名声为梯荣之媒，今则无所顾藉，洵独立之彦也。

仁和高时显野侯

尊著《石言》，拜读感佩，翠墨遗闻，搜讨颇富，为近数十年考藏古刻者别开生面之宏著也。惟其中略有习见习闻之事，及缀录原题跋，似宜于再版时稍稍审择删减，则粹美为必传之作矣。

德清蔡宝善师愚

大著精确淹雅，并世无几，敬佩敬佩。昔在秦中，弟令泾阳时，于大寺中访得北周造象一具，高八尺馀，座中有骈文序一首，金石各书未载。题名五十人，字体雅近《龙藏》。大寺为唐时惠果寺，回乱毁于火，佛象露立庭中。似达摩象，一手已断。又宣统二年醴泉新出土《唐魏国夫人墓志》一方，字体近《董美人》。惟时弟在学务公所，劝余提学檄取来所储藏，曾拓数十本，至京赠送朋好。劫馀书册荡然，已无存者。吾兄现于秦中，关系未断，似可托友精拓数本，以为《石言》之资料也。

绍兴郇嘉穀禾农

蒙赐《石言》二册收到，谢谢。《语石》之外，又树一帜。谈金石者夥矣，如此有趣味，令人读而不厌，实属仅见耳。

丹徒陈邦福墨篠

《石言》非常精博，钦佩奚似。惟《三老碑》，商城杨石清有跋在《函青阁金石记》中，此稿现藏如皋沙氏。俟天气稍凉，弟致书举人，展转将此跋录出寄奉左右。尝谓金石学从赵执叔、沈韵初以后，大江以南，黄河以北，寥若晨星。福与先生能假邮传命，讨论吉乐，幸福过前人矣。

梦碧簪石言总目

卷一 碑刻类

秦泰山刻石残字汇考
汉太室少室开母三阙
汉朱博残碑
汉王尊碑
汉三老忌日碑
汉朝侯小子碑
高丽好大王碑
苻秦广武将军碑
北魏张猛龙碑
唐省堂寺碑
唐李秀碑
唐阙特勤碑
唐法华寺碑
唐乘广禅师碑及甄叔塔铭
宋二体石经
宋谢景初书孝经碑
宋徐防乳洞记
金女真国书碑
明挑经教碑

卷二墓志类

汉杜临封塚记

晋荀岳碣

魏元显魏、元鈗墓志

魏皇甫麟墓志

魏元宝建墓志

南齐吕超墓志

陈到仲举墓志之伪

陈刘猛进墓碣

隋常丑奴志

唐玄宗第五孙女墓志

唐襄阳张氏墓志

唐杜并墓志

唐郭彦道墓志

后周韩太尉夫妇墓志

宋义国夫人虞氏墓志

卷三造象法帖类

魏齐造象名称之繁

魏刘根造象

梁山阳令陶迁造象

周杜山威弟山藏合家敬造观世音菩萨象铭

宝汉斋藏真帖摹刻汉石八种

东阳何氏兰亭

汝帖

石刻之前知

卷四 区域类

伊阙龙门魏造象附伊阙龙门山等处造象数目表及曾氏所定五十品目录。

直隶磁州魏齐各刻

巩县石窟寺附武虚谷《游巩县石窟寺记》、日本大村西崖著《巩县石窟寺记》及《净土寺造象目录》、《河南古物调查表·巩县石窟寺石刻目录》、孙泰安拓《巩县石窟寺碑目》、河南通志局《巩县石窟寺续碑目》。

记天一阁碑拓事

山东图书馆藏石

开封图书馆隋唐墓志

河阴县新出土隋唐墓志附《河阴存石记》。

钟山峡仙篆之讹

化成岩宋人摩崖题名附《石刻搜访记》。

袁州府署宋元碑

盩厔县重阳宫各元碑

卷五 金石家类

毛子林太夫子考订金石著作

赵乾生之金石学

端忠愍藏石

叶鞠裳之金石学

徐以慈藏汉樊毅修华岳庙碑及各碑拓跋

王觐阁收藏石刻之富

范鼎卿吉光零拾及元氏志录

王汉辅种瓜亭笔记及刘宋元嘉造象
杜少复临摹汉魏唐各碑跋尾
钱听邠之制笈

卷六 金石书类

刘球隶韵及隶辨
寰宇访碑录各书之证误
补寰宇访碑录
金石萃编系不全本
金石图
竹垞盒金石目
越中石刻九种
山左访碑录
山东保存古迹表
关中金石记
邠州石室录
新疆稽古录及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刻石
芙斋金石文考释及陈寿卿手札
九钟精舍金石文字跋尾
徐著续汉书儒林传补逸及收藏金石各品
审美堂藏石录
竹汀日记
秦辂日记
二金蝶斋尺牍
复堂日记
龚定盒集外文

古无言金石札记随笔诸书也，有之，自叶鞠裳先生《语石》始。其书学博思精，融会修洁，非数十年读书读碑之功，未易臻此。曩取读之，窃叹观止矣。余于甲寅秋日来馆河朔，访碑读书，兀兀五载。忆及石墨故实，足为随笔札记者，凡若干条。编纂馀暇，辄信笔书之，不区别朝代，不分析门类，耳所闻、目所见者，胥取而著于篇，名曰《石言》，于丁巳秋日付诸石印。中更风木之悲，未能亲校，讹脱滋多。海内名流以足与言金石学也，辱书下教，同好者又从而赞扬之，初印数百册，旋即告罄。兹修改讹误，再付写官，删其繁冗，详其未备，盖增十之三而损仅百之二耳。再版已成，谨志原委，殆所谓不贤识小愈于博弈者乎？若云媲美《语石》，则余岂敢。己未仲夏顾燮光鼎梅识于卫辉河北道署。

己未迄今七年，再版《石言》早已无存，海内同好函索纷至，苦无以应。且当年信笔记载，体例间有参差。兹特重加修正，析为碑刻、墓志、造象法帖、区域、人物、著作各类，搜集群籍，约增二万馀言，温故知新，金石之学亦如是也。爰用仿宋排印，费半载光阴，始克成书，较初、二版似稍精审。此后如有馀暇，尚拟搜辑金石佚闻，续纂二集，期与海内金石家共研究之。三版书成，谨缀数语于后。至助余校勘者，吴县吴君修暗颐，风雅好学士也，合并记之。乙丑正月顾燮光再识于上海科学仪器馆之遯世无闷楼中。

梦碧簃石言卷一

会稽 顾燮光祿癯著

秦泰山刻石残字汇考

翁覃溪云：岱顶秦篆，宋汶阳刘斯立作谱。至吴同春所记，云仅存刘谱之半矣。其后，北平许名闾半字。于榛莽中得二十九字，嵌置碧霞元君庙东庑之壁。褚千峰《金石图》云：“泰山石刻，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二寸，字径一寸七分，在泰山顶上碧霞元君宫之东庑。”至乾隆五年庚申毁于火，此二十九字原拓本存者罕矣。今又七十馀年，知泰安事常熟蒋君于废池址剔得此残石二片，尚存十字，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云：“按碑已残泐，旧存廿九字可辨。又经乾隆某年为火所毁，从灰烬中搜出，又去其大半，今仅存十餘字，尚不全。戊子冬，道出泰安府，谒岱庙，道司持赠，云是原碑残字。别有重摹本，字数较多，神气顿减。”方朔《枕经堂金石跋》云：“太山二十九字于乾隆庚申已毁于火，剩有残石二片，计共十字。嘉庆乙亥，始为蒋伯生大令因培缙玉女池而出。予今所得，即此本。字虽所存无多，而较之小字摹刻、梁刻，相去天渊矣。”仍以嵌诸庙壁。盖二千年以前之篆迹，自周《石鼓》外，唯此与琅琊台是真刻之仅存者。琅琊石在海崖，拓者艰致。按方氏《校碑随笔》云：“琅琊台刻石，篆书，存十二行，行八字。旧在山东诸城琅琊台，故名。已佚。完全拓本首行‘五大夫櫟’前尚有‘五大夫’残字^①，第八行‘成功盛德’之‘德’字，旧拓本宛然，后不可见，迨潍县精拓又见‘德’字，盖苔藓沙土所封也。末行‘制曰可’三字则早泐。石裂，曾镕铁束之，字虽漫漶，究留一方秦篆，乃忽失去，或云触电，或云寔倾堕海中，秦刻石遂绝于天壤。”缪年伯云此碑

尚在。方朔《枕经堂金石跋》云：“瑯琊台石刻，在宋赵明诚已误传苏文忠公令庐江文勋模刻，然是刻在趵突台上，相距尚百餘里，与此无涉。赵君为诸城人，何遽讹闻乃尔。予之此本，神味完足，当是数百年前旧拓。阮文达公尝谓：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时须天气晴朗，否则雾重风大，拓不可成。此拓墨乾字显，当是拓者得意时作，尤可贵也。”而此残刻尚剩存十字，往者黄岳、张云谷登岱访碑，借岳庙道士录本以考证史文同异，则以今日遥想宋莒公、欧阳文忠、董广川所往复致慨者，后先有同情也。按方氏《校碑随笔》云：“太山刻石残字，篆书，存四行，前行四字，余各二字。据明拓本，此刻石已佚，只存四行、二十九字，未有北平许氏隶书跋二行。旧置碧霞祠东庑，乾隆五年庚申祠毁，石失所在。嘉庆二十年乙亥再访得，即今碎石为二方之十字也。访得后，初拓本‘斯’字其旁下半一画尚存，且笔道较近拓本稍肥。石既置山顶东岳庙西屋，因倾圯，又移置山下道院壁间。但此刻石恐尚出宋人手，先我辨之，亦自有人。后有二十九字本，传摹者金石刻之‘金’字，原作‘金’，摹误作‘金’，别见不误本，笔道石花宜审。孙星衍、徐宗幹、阮文达、吴熙载辈皆摹之，岂止一赝本乎。”又嘉兴冯云伯《石经阁金石跋文》云：太山秦刻，世无石本。宋庆历间江邻几、宋莒公曾翻刻，亦少流传。大观中刘跂亲至山顶，拓得二百二十三字，为《泰山篆谱》。明北平许□仅得二十九字，乾隆戊午毁于火。近蒋伯生从废池中得残石二片，仅“去疾”、“臣请”等十字。孙退谷所得亦二十九字而已。今阅《天一阁碑目》有此种，暇日至阁，遍查不得。主人范桐龄云：钱竹汀编碑目时，曾属张芑堂摹刻一本，竹汀有跋，石藏于家。始恍然于原本之不复见矣。其翻摹石本，异日当索之，不知与洪筠轩何如也。洪本从《绛帖》中摹出，又在十字残石下。徐氏宗幹跋云：秦李斯篆书在泰山顶玉女池，上志释文□□□□文，其可读者一百四十六字。明嘉靖间移于碧霞祠东庑，仅存二十九字，乾隆庚申毁于火。后人摹岱□，邑人聂剑光又勒于县署土地祠。后岱庙亦佚，唯存赝本而已。嘉庆甲戌，徐石生汾司理言于汪梦崖汝弼刺史云：岱顶有赵老人，年九十餘，数十年前甃玉女池，见残石依稀有字。次年，蒋伯生因培明府同邑人柴勿秋兰皋广文缱井求之，得残石二，尚存十字，摹勒郡城文庙，系以芸台、渊如诸先生题